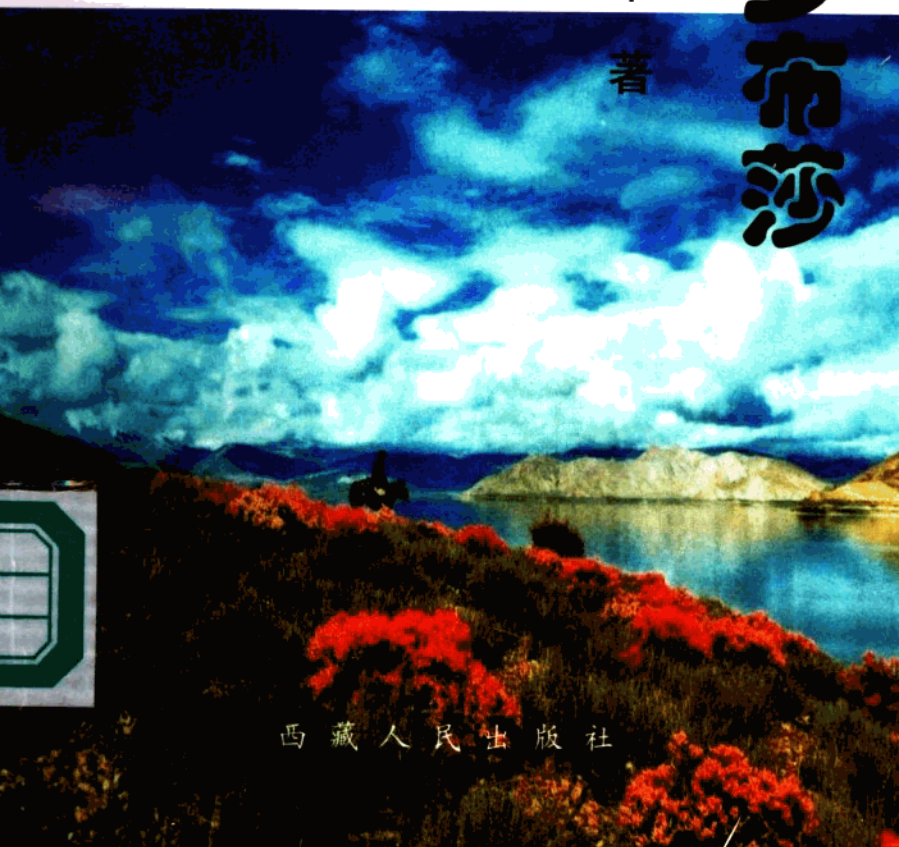


GAO GAO DE LUO BU SHA

高高的罗布莎

黄修平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5. 11. 曲松县第十
三届物资文化交流会开幕
式一角



◀参加物交
会开幕式的喇
嘛

曲松县第十三届物资
文化交流会街景



► 高原油菜地膜覆盖育苗移栽现场一角



► 油菜丰收景象



▼ 县委书记曾昭荣同志（左三）
和农技员在油菜育苗移栽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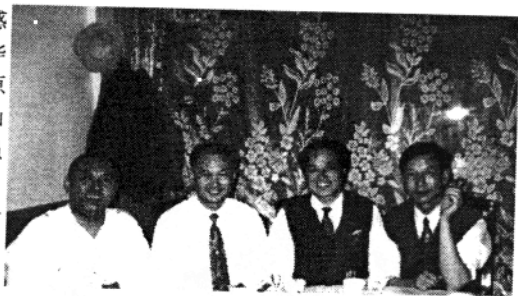


▲1995. 5. 4. 湖北孝感十名援藏干部在山南地区招待所同前来迎接的曲松县领导合影。右三为孝感市委组织部李清华同志



◀1995. 9. 援藏干部为前来慰问的湖北省副省长苏晓云同志(左五)献歌。左三为原山南地区行署专员胡春华同志

►1996. 7. 孝感慰问团团长、原孝感市委副书记段安华同志(左二)同原曲松县县长、现山南地区行署副专员洛桑曲达(左一)、山南地区行署副专员李建华(左三)等同志合影





▲援藏干部、县委书记曾昭荣同志(左二)同扶贫联系户措堆乡一村扎西顿珠(左三)商定脱贫致富有关措施

▼作者(左二)同扶贫联系户邱多江村土旦多杰(左一)及其女儿索朗白珍合影





作者（左一）与邻居平措、央金夫妇合影



作者（前排左一）与同事们合影于曲松县城南边坝顶上



作者（左二）与县政府车队司机次仁多吉合影于雅鲁藏布江畔



过林卡避雨的瞬间



1997. 12. 作者（左一）同比利时无国界医生组织中国首席代表蒂姆·鲍其共商水改工作，左四为援藏干部、副县长陈建安同志

作者（左六）同罗布莎乡朱麦莎小学同学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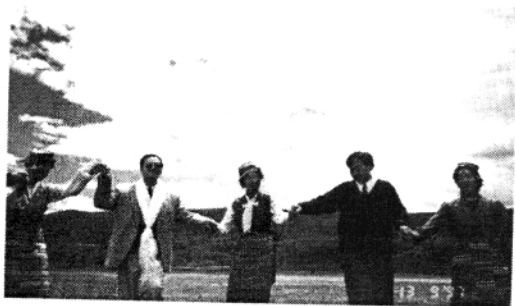


作者(左四)同三位援藏医生(自左至右:李涛、邹三明、戴小红)合影于雍布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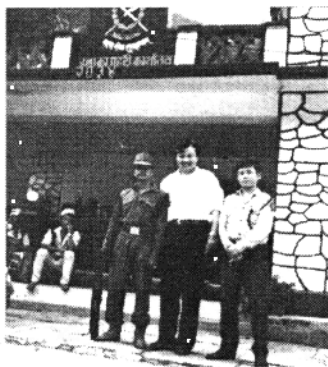
作者(左二)参观寺庙同喇嘛合影

作者(左四)同藏族同胞跳圆圈舞。左二为孝感市委组织部周先来同志





▲1996.7. 孝感慰问团一行与
拉萨孝感籍老西藏合影



►1997.7. 作者（左二）在尼
泊尔巴热比斯镇与边检人
员合影



►1995.4. 援藏前夕作者
（后排左四）与家人合影

（注：曾昭荣同志提供部分照片）

目 录

淌过雪域的清泉(代序)..... 李双焰

柳絮飘飞的季节 (8)

高高的罗布莎 (12)

夜宿邱多江 (22)

三号桥 (28)

贡康萨之行 (34)

五月的草坪 (45)

乡下茶馆 (51)

初到高原三日 (63)

沿岸红柳 (73)

我们的菜园 (77)

一次特殊的晚餐 (83)

女儿的西藏情结 (92)

散 步 (100)

登 山 (103)

山村女教师 (109)

多吉师傅	(117)
袁站长	(123)
土旦多杰一家	(129)
央金和平措	(134)
过藏历新年	(142)
游览物交会	(150)
过林卡	(157)
拜访千年古柏	(164)
团结水渠寻源头	(169)
与土登吉美喇嘛一席谈	(177)
在拉加里王府断壁残垣前	(184)
翻越布当拉	(193)
巴热比斯见闻	(199)
后记	(207)

淌过雪域的清泉

——黄修平与他的《高高的罗布莎》(代序)

李 双 焰

同高耸的珠穆朗玛峰一样,悠远的雅鲁藏布江也是西藏的象征。宛如一条洁白的哈达,飘舞在藏南河谷的丛山峻岭,草原莽林之间,养育着千千万万的雪域子民。在她的中端,有一座叫曲松的小镇,在曲松的北边,有一个叫罗布莎的山丘,凡是中国的地质学家和到过西藏的人们,都知道那儿出产一种世界的稀有矿石——铬铁。三年前,一位叫黄修平的年青汉族副县长,带着陌生、新奇和一腔热血,从湖北来到这儿开始了工作和生活。

1994年,共和国最高领导层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简称为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支援西藏的号召。各地方政府立即行动,从财力、物力到人力上给予了西藏最大的支持。同时,选派了一批年富力强、富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西藏。黄修平和他的同伴们,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肩负着党中央的嘱托和湖北人民的深情来到曲松的。

很早以前有一首歌,歌里有这样两句歌词:“藏北草原牛羊壮,山南处处青稞香。”其实,位于山南东面的曲松并非处处都是青稞香。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这里同修平的家乡——

湖北汉川相比,无论从经济、文化、交通、信息诸多方面,都处在滞后与贫穷的境地。面对完全不同,天壤之别的工作、生活环境,三十二岁的修平又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呢?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一本《高高的罗布莎》散文集摆在了我的案头。这本集子记载着修平这位年青的常务副县长的艰辛、开拓、与情怀;镌刻着藏汉民族不朽的友情;诉说着作者对这片高天厚土的眷恋与热爱;叙述着修平和他的同伴的欢乐、思考和忧悒;展示了藏南河谷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同时,这本集子仿佛一股涓涓清泉,流过板结的土地,给人一种惬意、凉爽之感。

在此,我愿向每一位读者,尤其是那些向往西藏而没到过西藏的人们,推荐这本散文集。

文如其人。修平的作品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真诚可信而又充满青春活力之感。在娓娓道出之中抒发着令人振奋而又陶醉的激情。这一切都是与他平时的待人处事分不开的。修平自幼生活在湖区,同他的祖辈们一样,水天一色,芦花飘飞的环境,养育了他勤劳、节俭、纯朴、实在的个性。他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考进了一所专业学校。毕业后,这位从湖区走出来的年仅十九岁的青年人,开始了他从事行政并担任基层领导职务的工作。由于长期生活在基层,他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有着一一种深厚的感情。他理解他们的苦乐悲欢,他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做。他以一个党的干部和一个农民的双重身份和思想感情,尽职尽责地担负起了一个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的重任。到西藏后,他负责曲松县的常务工作,职位虽然变了,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没变。他努力适应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尽可能为曲松多做点工作。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地做

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喝酥油茶，抓糌粑，学会了用藏语唱歌，学会了一个异族干部应该学会的一切。因此，他为《高高的罗布莎》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加之他的勤奋好学——多写、多看、多听、多思考，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某一天，一种创作激情和灵感终于迸发而出，于是，《高高的罗布莎》面世了。

这本散文集精选了修平在藏三年的二十多篇作品。

这三年是西藏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三年。

这三年是西藏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足的关键性三年。

这三年是世界文化人又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佛教圣地，掀起“西藏热”的三年。

这三年也是第一批援藏干部其中包括修平和他的同伴们响应党中央号召，同西藏各族各界人民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再创辉煌的三年……。

《高高的罗布莎》在这种特定的时间和背景下诞生，不能不说有着不平常的意义。

现在该谈谈集子的本身了。

修平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诗人。但是，笔者认为，他具备专业作家的艺术气质和诗人的修养。下面笔者分三个层次对《高高的罗布莎》作些简要的剖析。

首先是作品的记实性。

西藏是一片神奇而又神密的土地，“民改^①”前基本与外

① “民改”是民主改革的简称。一九五一年五月西藏和平解放。一九五九年四月平息武装叛乱后，西藏进入以“三反两减”（反叛乱、反奴役、反封建主义，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时期，至一九六五年九月结束。

界隔绝，“民改”后稍有一些改变。但是，因地理环境的原因，内陆人对西藏的了解也只不过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对西藏的下层人的了解更是所知无几。当修平初到曲松时，对一切也是新奇的（完全可想而知）。他的《初到高原三日》、《柳絮飘飞的季节》、《五月的草坪》、《乡下茶馆》、《贡康萨之行》等作品，都反映了作者来到西藏的曲松后的一种对具有异域情调的民风民俗的新奇感，而这一切内陆人是绝对无法知晓的。而在这种新奇后面，渗透着作者对曲松人的尊敬和热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作品中，《过藏历新年》独具特色。这个作品真实而准确地记叙了藏民族特有的新年气氛，在吉祥的节日里人们那欢快而诚挚的言行，藏族人那爽直、犷悍的个性，以及那特有的敬贺方式：“扎西德勒平松措，阿玛巴珠贡康桑，旦多德娃托巴修，洛顿托杰贡康桑！”这种独特的民族语言方式，表明了藏民族生活的内涵，倘若不是真诚的热爱和细致的观察是很难把握这种氛围的。同时这种语言增加了作品的民族特色、地方个性和作品的亮色（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的文字中分析）。

朦胧是美，鲜明是美。同样，虚构是美，真实也是美。在修平的真实记载中，透视着一种流动的美，一种和谐的美，一种陌生与新奇的美。他展示给人们的不是凝重的油画，也不是灰暗的雕刻，更不是令人发笑的漫画，而是一幅鲜活动人、明快欢乐的水粉画。这幅画使笔者想起修平自幼生活的那个“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汧汭湖。毫无疑问，这幅画将以她独有的艺术魅力，永远留在曲松人和读者的心中。

其次是作品的抒情性。

散文发展到了今天，它已远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记实与抒情”“神形结合”之说了。在这里笔者所要说明的是，当今的

散文作者大多摒弃了那种仅仅局限于外形、外景、外观的描述而表露作者自身的某种情感,这种直抒胸臆的创作形式也的确不适应飞速发展的文学事业和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代之而来的是对“大我”之情的抒发,作者大多以某件细微的小事,唤起读者对一地、一处、一群,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共同迸发。修平的这本散文集正是如此。与其说他是抒发自己的某种感情,倒不如说他是描绘整个曲松人包括同修平一道来西藏的援藏干部的“大我”之情。《我们的菜园》描写的是一群援藏干部通过种菜,解决高原缺少蔬菜的困难,同时表现了他们苦中有乐、乐在其中的精神风貌。正如他作品中所说:“小小的菜园,伴随我们度过了三年难忘的生活。那种感情份量只有同小小的菜园共度时光的人才能体会出来。”《沿岸红柳》抒发了作者对三年来工作、生活中收获的喜悦心情。《在拉加里王府断壁残垣前》则是对整个民族历史的回顾及现实中人对历史的思考。《女儿的西藏情结》、《五月的草坪》、《散步》、《拜访千年古柏》等作品描述的大多是对曲松那块土地的情绪。在这些作品中,《一次特殊的晚餐》别具匠心。作品叙述的是作为曲松常务副县长的作者去乡下看望三位湖北孝感市援藏的医生,当时三位医生在一个叫贡康萨乡的地方巡诊。作品抓住“晚餐”的始末,在一种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展示了援藏医生的忘我精神和自得其乐的崇高思想境界。整篇作品抓住一个“情”字,在极大的时空跳闪中,在现实“清贫”的“晚餐”中,时尔插进医生们给群众治病的情景,形成热情的工作与艰苦的生活的强烈反差,读后令人久久难忘。在作品的最后,那首富有民族特色的短诗,集中体现了人与人的真情与友谊:“祝拉加里远古的灵光/带给你豁达的睿智无穷的力量/无悔的青春

立起高原亮丽的风景/祝你书写人生最美的篇章……。”

在《高高的罗布莎》中,类似这种回肠荡气之情有许多画龙点睛的绝妙之处,笔者不愿赘述,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品尝。

现在该谈谈作品的民族特色了。

在西藏,大凡喜爱文学创作的朋友,在自己的作品里都会或多或少渗透一些主观色调,尤其是从内地来的作者,总会在作品里留下汉文化的痕迹,把自己的作品摆弄得不伦不类。鉴于这种现状,西藏不少评论家和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多次提出:必须要讲究作品的民族特色。

何为民族特色?形象地说:就是要在作品里增加一些“酥油味”。

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国际化。

洋人们到西藏观光,很少住星级宾馆,豪华饭店,不是洋人住不起,而是不乐意住。他们大多爱住帐篷,住土坯房子。什么意思?人家要体验的是特有的藏民族风味。这说明民族特色的感召力。

修平的作品极为注重“酥油味”。其主要体现在:

一是作品的用语民族化。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对背景的介绍占用一定的篇幅。例如作者在《沿岸红柳》一开始,描述道:“当雅鲁藏布江沿岸的那片树林被深秋染红的时候……”开门见山,告诉人们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参和进特有的语气。此外作品中的对白、描写、景观都尽力“地方化”,随和又不失真意。

二是对作品题目的取舍,可以看出作者的深思熟虑。如《土旦多杰一家》、《巴热比斯见闻》、《过林卡》、《央金和平措》、《过藏历新年》等,让人一看就一目了然——这是写西藏的作